

开卷文丛 第三辑

戈革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渣轩小辑

渣轩小辑

开卷文丛 第三辑

戈革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渣轩小辑 / 戈革著.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4

(开卷文丛. 第3辑)

ISBN 978-7-5355-5165-8

I. 渣… II. 戈…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8420号

开卷文丛 第三辑

渣轩小辑

戈革 著

责任编辑: 罗青山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h.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32开 印张: 8.625 字数: 183000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5355-5165-8

G·5160 定价: 17.3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将近五十年以前，鄙人以“遭改”的知识分子之身，处“低工资”的“按劳”分配之下，不自量力，忽发奇癖，全心全意地爱上了商周古玉器。一时陷溺甚深，痴迷已甚，苦苦追求，真正成了“不觉死的鬼”。说也“凑巧”，那时的古玉器本身，也正处于被藐视和被冷落的境地，问津者绝少，而价亦甚低。因此，我虽寒士，倒也因缘际会，得到了若干佳品。

有一次，在文物店中看到一串“玉片”，用普通棉线串系。店主轻之，标名曰“玉渣”，价仅一元。这种档次的东西，一般买家不屑一顾，而我因囊涩，却常常注意之。故我一见此串，不问“皂白”，立即购之。拿回来一看，其中两片，果然是不成形状的残片，而其余两件，却是完整的“器”而非“渣”：一为墨玉小戈，长约寸许；另一为黄玉小斧，长仅半寸（为我至今所见最小之玉斧）。东西虽不精彩，但也相当有趣而难得。

古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训，乃是勉人洁身自好、不可随波逐流之意。明人杨复吉有“鬓影春风碎玉声”之句，“碎玉”云云，乃用马湘兰故事，亦复别有风致。我受“玉渣”一词之震动，乃给自己取一并无实体的“斋名”，叫作“玉渣轩”。过了不久，买玉之事便被“现实”所突然斩断，而“玉渣轩”之名，亦无人再行提起了。

又过了几十年，世界所看到的就是“今日之我”了，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收集自己的剩稿，想把它们整理成一本大约六十万字的诗文集，名为《半甲园丛稿》。我的目力本已很坏，整理稿件，又花了许多功夫。于是有一天，眼前忽现黑花，视力几近崩溃，现在读书、写字都已非常困难了。我本来还有许多计划中的学术工作有待完成（绝非吹牛），现在经此一跌，所有的计划都有成为泡影的极大可能，此乃近三十年来我所遇到的最大失意之事，不亦痛哉！因此我就在《丛稿》的自序中说，我现在“双目半盲，骨体脆弱，已成千灾百难后的残渣”。在这里，数十年前的那个“渣”字，竟又突然而出；至于这是“玉渣”、“瓦渣”、“钢渣”、“粪渣”，还是什么“封、资、修的残渣余孽”，那却不能自己“论定”，只有等待后世之人来说“短长”了。

无论如何，此一“渣”字却是此日之我的恰当写照。小老儿今已过了八十三周岁。按我国旧习，应说是八十有四了。不幸的是，我国谚语有云：“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各人去”（“各人”即自己之意），言年老人之容易“归去”也。我虽无“自行报到”的积极性，但此种“失明”的威胁，却是一种十分厉害的警钟，使我切实地想到自己生命已近终点，

不知何时便将化为“二氧化碳”了！那时一切成“零”，正如某高僧圆寂时所说的“大事已了，如丧考妣”，有谁来管什么《丛稿》曾否完成和能否“付梓”乎？

正当此自谓“悟了”之际，我有幸见到了董宁文先生。我和他虽有了一些文字的交往，但是一直不曾见过面。此次他有事来京，便来寒舍见访。了解到我的悲惨处境和苦闷心境，他便建议先在已有的“丛稿”中选一些较短的和较能吸引读者的文稿，编一本十几万字的小册，由他去设法出版。他并且让我拟一书名。我感其意（其义），便又鼓起残余之“渣劲”，选了这本小册，并定名为“渣轩小辑”。只不知世人见此短书，亦有一二痴情人，能像我当年见了那串极不起眼的“玉渣”一样地“相赏于牝牡骊黄之外”否也！

乙酉中秋后一日脱稿于京郊

目 录

漫语“顽斋”	1
与某女士一席话	6
腰黄	10
欠“打”诗	15
什么是“词”	20
尊师与叛师	25
刀下留言	30
《史情室文帚》自序	33
《金庸小说人物印谱》自序	43
好古与攀高	48
“可怜的”爱因斯坦	54
且说“贤弟”，兼及其他	59
附：张文达，《也来说“弟”》	64
再说“弟”	67
钱锺书先生的几方印章	69

《李约瑟画传》之诞与妄	76
卡斯奥编辑	84
君子兰的故事	91
附：君子兰歌	98
赵飞燕玉印	100
说玉娇龙	108
李安心目中的玉娇龙	116
我八十岁以后刻的两方印	123
烤肉词	126
金岳霖先生一趣事	128
小记“恶诗”	130
关于书房	133
记“清远堂”	136
他们仨	138
玻尔的胡子	143
关于翻译：真实的笑话	148
旧书新忆	154
常恨乾坤有外行	161
又见 Mark Walker——谈谈他的文章的译文	165
“戏”与“史”	169
何谓“谈虫”？	177
欧洲最古老的王国	180
玻尔姓氏的译音	184
小俗堂选美录	187
小俗堂选美续录	192

“门环”漫想	198
我曾送给钱锺书先生几件寿礼	206
“黄石诗”及其他	212
一缕幽香——阅高阳小说《凤尾香罗》述感	215
我送给于光远先生的几色寿礼	220
我是纪晓岚的小同乡	223
金庸小说的扉页印章	232
读《〈蜀山剑侠传〉探秘》	248

漫语“顽斋”

“顽斋”二字是老夫新取的别号，专为此次撰稿而起，暂时不拟用于别处。承《方法》杂志编辑部的不弃，约我为刊物写些短稿，亦大有“空谷足音”之感！近年来我自定一“条例”，不再向各种高水平的或下三滥的刊物投稿，以免自找气受。自己有见解，也写些文稿自存。将来万一天上掉下馅饼来，有出什么“选集”的机遇，也可编入其中，否则身后付之一炬，是非有谁管得！现在忽应《方法》之约，又复见猎心喜，亦所谓“书生结习未能除”（邓拓有此印章，被指为“反革命”），或称“狗改不了吃屎”也。

要写稿子，就须想个题目。现在流行的什么“回眸”啦，“箴言”啦，“高速公路”啦等等名目，在我看来都类似“花腔女高音”，非我所能亦非我所喜。想来想去，便想出了个“顽斋”来也。

古之读书人，多自号“诚斋”（以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最为有名）、“简斋”（例如宋代诗人陈与义和清代诗人袁枚，袁氏

并有“白头宰相多情甚，问了黄河问简斋”的自夸之句）等等。这种别号颇具“道学气”，也有自谦自励之意。“顽斋”之号与此略似，但“道学气”稍少而略有自嘲之“幽默感”，也可算“差强人意”了——附带提到，“差强人意”一语，是说“勉强过得去”，不是说“包你满意”，但许多“名人”似乎无知得连这句话的意思都不明白，常常把它用错，不亦哀哉！

现在且说，“顽”字之义概有数端。

第一即谓“顽固”，即所谓“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是也。这本是某人用以骂人的轻薄话，但近来也有人下一“转语”，谓花岗岩脑袋比“软泥头脑”高明许多。我甚赏其意，并推广之谓比“没头脑”强胜无限多倍，此可以数学地证明也。我自谓头脑也很顽固，故曾用大篆字体自书一联曰：

何止十年号牛鬼？
未尝一日信狐禅！

然而老夫却并不赞成原封不动地保留中国的旧礼教、旧文化、旧道德（也不赞成“全盘”西化），而是赞成一切事物都应从全人类着眼，绝不可固步自封或“老子天下第一”。这种信念却也十分顽固，不愧“顽斋”之号。但是，老夫平生最大悲哀“之一”就是绝无“宗教信仰”，心中根本不存在任何虚无飘渺的或人工合成的“上帝”影子，故死后将去“见”什么东西，也是绝对的未知之数。至于俺的头脑是花岗岩、玄武岩或别的什么岩，也只能烦劳“思想地质学家”去科学

鉴定之了。

“顽”字的另一义是“顽强”，此语可褒可贬，并无定例。老夫平生所受之折辱与磨难，也确实说来话长，然而阴错阳差，却也偶然活到了今天。可证这副“不足以当尊拳”的鸡肋，也多少有点儿“顽强性”，真正“有福”了！

老夫虽然不主张原封不动地保存旧文化，但却十分爱好中国古典的文史、诗词、书画、篆刻，故多次被辱骂为“旧文人”，而我也居之不疑，大有“何须问牛马，抛掷任臬卢”的乐趣，另外我尤其爱读各种中外、新旧小说，不管是不是能登“大雅”之堂。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我很喜欢王朔的小说《顽主》，觉得那种冷隽辛辣的讽刺，确实写出了今天不少知识分子的“艺术真实”。例如书中借某人的口发出呼号说（大意），“不好了，全市的流氓都要当‘作家’了”！这样的荒唐事让人读后真感痛快之至（须知，荒唐的不是王朔，而是知识界的现实）！我想，若把这句话中的“作家”二字换成别的什么名词，例如“科学史家”之类，也有相当的“适切性”，不亦悲乎！不过有一点必须声明，老夫虽自号“顽斋”，却与王朔笔下的那种用酱菜坛子发奖的“顽主”们“毫无共同之处”，而是绝对地相反，盖此“顽”非彼“顽”也。何以见得，今后的“漫语”或者可作部分的例证。

去年夏天，我偶发“灵感”，画过两幅“顽石”，且各有题咏。其中一幅题曰：

手皴瘦漏透，品皆不够。

风雨消磨，年深岁久。

天子不臣，诸侯不友。

无识无知，痴顽自守。

这玩意能不能叫做“诗”，自然是见仁见智，不必多论。现只说当时题这几个字时，早已用上了“痴顽”的字样，虽然绝未“预见”到今日的自号“顽斋”，却也似乎流露了某种“契机”，也可谓很好“顽（通‘玩’）”了。

“顽斋”二字还有一种很不祥的谐音，即“完哉”。上海话中有“完结哉”之语，义近北京话中的“玩完了”。这真像某名僧圆寂之时所说的“大事已了，如丧考妣”，或某喜剧作家临终时所说的“剧演完了，落幕吧”。总之是表示老夫早已过了“古稀天子”之年，来日绝对地“无多”，根本没什么挣扎的余地了。然而现在又“不自殒灭”，竟答应《方法》的编者，又来嘟嘟囔囔地发表几段卑之无甚高论的“漫语”，真如前年寄国外某友人的诗中所说，“莫笑衰翁溺丝竹，黄连树下有琵琶”了。明知这样的“漫语”未必（或必然不会）有什么“市场”，却仍然忍不住地答应了编者先生的要求，真正不可救药，没出息之至。不过，老年人，尤其是读过几行书的老年人，喜欢叨唠乃是天下的“自然规律”。偶尔叨唠几番，说不定能碰到一二同调，也是老年人的幸事。好在这种叨唠（即“漫语”）肯定不会维持多久。等到小老儿带着“花岗岩+玄武岩+……的脑袋”去见不知什么东西时，此等厌耳的“漫语”自然就会“完哉”，而那时小老儿也可算得“完”人，不亦“伟”乎？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段掌故来。却说从前有一年，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会议，应邀参加的当然包括胡适之博士。当

时有另外一位姓胡的先生作诗诮之曰（此处所录仅凭记忆）：

溽暑庐山盛会开，
八方才俊渡江来，
却喜我家胡博士，
慷慨陈词又一回。

（按：诗中“回”字和“开”、“来”同属“灰”韵）

胡博士得悉后很有风度地用他的看家本领“白话诗”答之曰：

哪个猫儿不叫春？
哪个蝉儿不鸣夏？
哪个蛤蟆不夜鸣？
哪个先生不说话？

这最后一句倒也问得很好，使作诗的那位“先生”不好回答，因为他作那首诗，早已先博士而“说话”了。无论如何，此事再一次证明，凡属“先生”者，大都很爱“说话”，正不独“顽斋”为然也。不过这也当然是讲的“通例”，若遇“十年浩劫”之类的“非常时期”，则一切“封资修”牌号的“先生”们都被“点了哑穴”，一塌刮子地不“说话”了！

（本文为专栏“顽斋漫语”的第一篇，有“题解”意，原载于一九九七年五月号的《方法》月刊）

与某女士一席话

某女士“研究”玻尔，实未入门而“自我感觉”甚好。她特别热衷于出国“深”造，美其名曰“多学点东西”，而其内心如何则不可知。与外国人来往，她往往初次见面就贸然请人家替她找钱，以便“邀请”她去对方国家“访问”。这种不看头势、不顾礼貌的作法常使我替她（和全体的中国人）感到羞愧，但她此种办法确也谋求到了一些出国机会，大有名利双收之乐！

有一次她刚从英国回来，拿了一本英文书向我卖弄，说那是量子力学的“最新”诠释，问我感不感兴趣。我翻翻那本书，发现那是所谓“随机诠释”一类的东西，书中用了许多数学的和符号逻辑的表述，那都不见得是她能够真正理解的。这使我想起了当年玻尔他们所喜欢的“拉比讲道”的故事：“我一个字也不懂，而拉比本人也有些茫然了。”于是我对她讲了下面的一段话（大意），这对她来说大概也是一种“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吧。

当年孟子回答齐宣王询问“齐桓、晋文之事”（即称霸天下的方法）时曾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就是说，孔子一派主张以德服人而反对以“力”服人（“霸道”），所以从来不论述“桓、文之事”。现在我也要谈，玻尔之徒，无道“符号逻辑的手术刀”（罗森菲耳德语）者。自从量子力学问世（一九二五年）以来，于今七十年矣。许多人提出过许多“物理诠释”，在当时都以为是“最初的”，但不久便都归于沉寂或名存实亡了。这许多不同的“诠释”，我国都有人照猫画虎、寻章摘句地“引进”过；甚至有人学到了一点毛皮，就以某派理论的“专家”自居，其实他对所标榜的那种理论并无稍许真正的了解，这也不过“徒为识者所笑”而已。对于这些，我向来不感“兴趣”。

孟子公开宣称是“仲尼之徒”，且被儒家尊为“亚圣”。他的言论即《孟子》被载入儒家的最高经典“四书”之中，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他一生努力宣扬和推行孔子的思想，有所发展，比我们今天那些似是而非的“掇客”们有出息得多。但是他多有出息也盖不过“至圣”孔子去。因此，若想不走样地了解孔子的思想，当然最终仍须以记载孔子本人言论的《论语》一书为依归。

我国以“四书文”即“八股文”取士的考试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到清末被废止时已经实行了五百多年。“八股文”有严格规定的格式，讲求排比、对仗，而且也讲求在阐释“圣教”的条件下发挥“新意”，因此是非常不容易作好的。五百多年中，全中国的读书人主要靠这种文章来博取名誉的。其成功者，谓之由“正途”出身，否则你作的官再大，

人家也觉得你还是有弱点。此所以当年没中过“进士”的左宗棠在当了一品大员之后还请求皇帝让他去参加进士考试也。“八股文”既然如此难作而又如此重要，当然就会有许多“出版家”来替你想办法。历代“著名”八股家也分成不同的流派。你可以设想，在这样的局面下，我国在五百年中印过多少“八股文”的“选集”，那才真正是“汗牛充栋”，可以填满许多座大型图书馆呢！只说每次考试后的“闱墨”（即考中了的人的文章总集），就有相当惊人的数量。而《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那样的“选家”（著名的编选“八股文”集的“主编”）也是当时应运而生的一个“群落”。

若从西汉初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起，儒家的思想作为官方的理论基础而统治中国读书人达两千年之久。直到清末民初，才有人敢于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到了新文学运动时期，批评儒家的运动也曾盛极一时。所有这一切，虽然政治色彩也很浓，但毕竟还是学术、思想方面的活动，和“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是大有区别的。但是，经过了那样的冲击，儒家思想并没有被摧毁，近年以来甚至还有“复兴”之势——不知和旧时提倡的“读经”有否相通之处？

但是，无论如何，五百年间人们“生产”出来的那些铺天盖地的“八股文”总是被“时代的大潮”所淘尽了。现在若能找到洪武年间的一本“闱墨”，也必然可以送到拍卖公司去卖个大价钱了。换句话说，“八股文”的“历史”已经终结，看样子是不会再有“续编”了。然而作为一切“八股文”的“根据”的“四书”却绝对没有完结，儒家的思想也还深